

王論郝
學雪
質海
疑先生
附筆
錄言記



王
學
質
疑

附錄

張
烈
撰

中
華
書
局

王學質疑

此據正誼堂全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原序

自陽明王氏倡爲異學。以僞亂眞。援儒入墨。天下學者翕然宗之。於是荒經蔑古。縱欲敗檢。幾至不可收拾。此蓋有氣數存乎其間。非人力所能爲也。然當狂瀾橫溢時。猶賴有覺世憂道之君子。如羅整庵、陳清瀾兩先生。先後繼起。震聾發聵。得以稍稍廓清。顧猶有爲調停兩可之說者。叩之則曰。學者尊所聞。行所知。遵朱而不闢王。可也。何用嘔呶焉。逞筆鋒。舌劍。效辨士之所爲。嗚呼。是何言也。夫欲入德者之必先屏絕淫聲美色也。夫人而知之也。旣屏絕矣。又必日親正人賢士。受其箴規藥石。磨礱攻錯。日久而後底於成。亦夫人而知之也。今日尊朱而不闢王。是何異欲親正人賢士。而復任淫聲美色之日濡染於耳目之前。謂可以不拒者拒之也。有是理乎。嘗考朱子之學。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循循畏謹。奉前聖之格言。佩前賢之遺矩。終身悚惕於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若無一息可以便安者。其爲學固似乎拘苦。然上之可以入聖。次亦不失爲賢人。乃陽明獨敢詆之爲支離影響。別立致良知之說。以爲卽心是理。但求此心之速悟。六經任我驅使。不必循塗守轍。而自合於道學者。旣喜其便捷。而又可以任吾意之所欲爲。於是苟且儂薄之士。憑陵睥睨。得以恣行其胷臆。詆訶聖賢。而不顧滅裂綱維而不畏。沿至百有餘年。而士風不可復問矣。豈當時士大夫盡以朱子之學爲非。而必欲變亂其成法哉。其始不過存一調停兩可之見。不能勇於決擇。久知其不便於己。卒至決然舍去。縱恣自適。其勢不中立。而又轉

移之速。如此甚可懼也。吾烏知夫今之學者。不又承其流而襲其弊也耶。武承張先生品行卓然。不隨流俗。初出入於王學者有年。既而翻然自悔。洞徹底裏。著爲質疑一書。以問世。蓋真能勇於決擇者。余一再披閱。不禁喟然歎曰。何其愛道之深。覺世之切也。其大要以朱子之學。紹述程張而遠宗孔孟王氏之學。紹述象山而遠宗告子。就兩家之言。直指其牴牾舛錯之處。其若何附會牽合。而卒相矛盾。率天下爲佛老。日趨於淪胥而不救者。能一一窮其源而披其根。蓋其心卽羅陳兩先生衛道之心。而抉摘精微。則又有前人所不及道者。學者果能信其言。而熟復玩味。不啻暗室一炬。中天白日。任足所之。而不迷於歧途曲徑。夫豈壽張詭辨辟道離經之說。所能惑溺其志也哉。是書爲常湖陸稼書先生所極賞。久經敘訂刊行。惜乎學者不得多見。余故重付諸梓。以廣其傳。成先生嘉惠後學之志。并以明余之非敢好辨云。遂書以爲序。儀封張伯行書。

陸序

余嘗聞高子景逸之言曰。姚江天挺豪傑。妙悟良知。一洗支離。其功甚偉。豈可不謂孔子之學。然而非孔子之教也。今其弊昭昭矣。始也。埽見聞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埽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斯言似乎深知陽明之病者。然余不能無疑焉。既曰非孔子之教。又可謂孔子之學乎。學與教有二道乎。陽明之所謂良知。即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是佛老之糟粕也。非孟子之良知也。何妙悟之有。支離之弊。正由見聞未廣。善惡未明耳。埽見聞。埽善惡。以洗之。支離愈甚矣。功夫安在乎。徒見其流之弊。而未察其源之謬。比之龍谿海門之徒。挾陽明之波者。雖若有間。而聖人之道終未明也。以高子之好學篤行。充其力。豈難登洙泗之堂。入程朱之室。然猶溺其餘習。未能自脫。莠之亂苗。鄭之亂雅。豈不甚哉。康熙癸亥。余在京師。張武承先生示余王學質疑一卷。其言良知之害。至明至悉。不特盡埽龍谿海門之毒。而凡梁谿之所含糊未決者。一旦如撥雲霧。見白日。蓋自羅整庵陳清濶而後。未有言之深切著明如斯者也。近年惟吾浙呂子晚村大聲疾呼。毅然以闢陽明爲己任。先生與之不謀而合。如斯信乎德之不孤。而道之不可終晦也矣。抑恐又有懼焉。當陽明之世。其害未見。故知之也甚難。而其病未深。救之也尙易。至今日其害已見。故知之也似易。而其病既深。救之也則難。無論顯樹姚江之幟。銳與吾角者。未易勝也。即聞吾言而唯唯歎息。擊節不敢置一辭。而遺毒

之潛伏。隱藏於肺腑者。不知其幾也。蕩滌而消融之。豈易也哉。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我未有艾。而徒咎人之病。非良醫也。閱先生之書者。其急講蓄艾之術也哉。

康熙乙丑五月二十五日當湖陸隴其書於新樂道中

自序

良知不講久矣。曷爲爲不急之辯。曰。非敢然也。學孔子者。舍朱子莫由。而王盡翻朱子。與之爲水火。其說盛行於嘉隆。天下講學者莫不以詆朱爲能。萬曆之世。仙佛雜霸並行。士子不復知有儒矣。間有高明特立有志儒術者。稍稍知朱子未可厚非。而意所專主。仍在王陸。蓋習氣使然也。本朝釐正文體。朱註復興。講者稱周程張朱。而仍與王陸並列。亦習氣未盡也。相沿以爲象山尊德性。朱子道問學。不知尊德性而不道問學。究失其所爲德性。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則所謂問學者何爲。朱子果如是乎。夫嗜欲機智之用。其心記誦辭章之禁其習。不知有學者無論矣。幸知有學。又爲王陸所攝。先入爲主。必有好高矜伐之心。無復從容巽順之志。其取朱子。取其合於王陸者而已。非朱子真面。卽非孔子真面也。豈知朱子之言。詳密的實。中正無瑕。若陽明則虛浮飄蕩。假借可以禦人。按實終非妥確。望其藩籬者。皆欲揚眉努目。自標宗旨。亂儒術而壞人心。莫此爲甚。此而不知辨明。是終無以見孔子之道也。夫善惡兩存者。總成其爲善。邪正並立者。總成其爲邪。王霸雜用。祇成其爲霸。儒佛合一。祇成其爲佛。譬之白置黑內。祇成其爲黑也。白不可復見矣。毒置食中。祇成其爲毒也。食不可入口矣。愚成童時。先人教以程朱之學。信之頗篤。弱冠始聞王氏之說。豁然盡棄其學而學焉。沈浸於宗門者十五六年。及聞厚庵曹先生講宋儒之學。鍾陵熊夫子督學畿內。與相應和。於時學者皆始留心傳註。恐隨衆觀之。追維先人之訓。恍如隔世。徐徐理之。欣

然不逆於心。久久脫洗。乃知王氏之全非。蓋與聖門背道而馳也。譬之言飛昇者。立談之頃。兩股風生。曾虛誑耳。若朱子之言。如食可致飽。衣可禦寒。宮室之蔽風雨。藥餌之療疾病。皆實用也。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彼王氏者。好高逞辯。導後學以妄誕浮夸。而道術爲天下裂。如之何其可並存而兩用也。輒不自揣。按傳習錄中條。舉大要而詳釋之。用存所疑。以待正於君子。數十年之間。此道須有煥然光昭之日。王學未有不廢者。黜衆說而定一尊。風同俗美。庶幾其可見焉。若曰逞臆見。毀前人。故爲不急之辯也。烏乎敢。

康熙辛酉四月後學張烈識

後序

余既序張武承先生王學質疑。方謀付梓以公同好。而先生已於乙丑十一月捐館舍矣。因略述其生平。附於書末。使學者誦其書。知其人。蓋非無所本而能爲是書者。先生諱烈。其先浙江金華府東陽縣人。嘉靖時先生之曾祖始自浙遷居大興。康熙丙午。先生以易中順天舉人。庚戌登進士。己未舉博學宏詞。授翰林院編修。充纂修明史官。乙丑六月。陞右春坊右贊善。自爲諸生以至立朝。始終以清白自勵。不屑世俗榮利。純如也。其學以程朱爲宗。深疾陽儒陰釋之徒。以閑邪衛道爲己任。晚尤嗜小學。近思錄。故是書所發明。皆從平生學問中流出。非苟而已也。先生又嘗論道學。傳惟宋史宜有之。周程紹先聖之遺緒。朱子集諸儒之大成。以道學立傳宜也。徐則篤學如蔡西山父子。高明如陸子靜兄弟。純粹有用。如真西山。僅可列之儒林。元儒亦不立道學傳。若有明一代。純正如曹月川。薛文清。不能過真許。而光芒橫肆如陽明者。列之道學。恐後世以史臣爲無識。其修明史。分纂孝武兩朝。如劉健、李東陽、王守仁、秦紱、李成、梁金鉉。史可法。諸傳。皆先生手筆。嘗曰。吾此數傳。是非不爽銖兩。其論孝宗。謂明知閣宦之壞法。而不能遠成陰勝之漸。是知不至意不誠之故也。其論李東陽。謂李公文章之士。與劉謝同朝。則著侃直之風。與芳瑾爲伍。盡露委蛇之態。而聲華素著。擬借後進。故競爲之掩飾。謂東陽若去。搢紳之禍。不知所底。此欺世之論也。五年之中。冤死者不可勝數。搢紳之禍。亦已至矣。李公拱手而不敢異。偶申救一二。人遂詫以爲善。

類賴之。則張綏救吳廷舉。劉宇救王時中。亦得爲保全善類耶。又云。楊文襄功名之士也。以爲將之。魯靡之。爲相。晚年欲以其術籠絡張桂。而卒爲所敗。齎恨以沒。智巧之不可恃如此。議論皆卓然不可磨滅。而此書則其綱領也。隨其識。

傳

張烈字武承大興人性至孝事繼母委曲承順人無閒言生平潛心理學毅然以閑邪衛道爲己任所著述皆有關人心世道之言康熙九年成進士授內閣中書十八年試博學鴻詞科遷翰林院編修轉春坊贊善修明史典訓及四書講義諸書恪勤厥職編輯精當年六十四卒祀鄉賢大清一統志

王學質疑卷之一

心卽理也

問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定理。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事物。

又曰。心卽理也。天下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愚按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所謂有物必有則也。如陽明說。宜云有心有則。豈詩人孔子亦義外歟。天下無心外之事。故求諸事。正所以盡此心。無心外之理。故求諸理。正所以盡此心。今直求諸心。而欲事理之無不盡。雖大賢不能也。心能知覺。發於欲爲人心。發於理爲道心。故貴乎擇之精焉。守之一焉。未聞心之卽理也。程子曰。性卽理也。是矣。理義悅我心。猶芻豢悅我口。若曰心卽理。是口卽芻豢也。目卽色也。耳卽聲也。

又曰。事父非於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非於君上求箇忠的理。都只在此心。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

噫。此心何以遽無私欲之蔽。何以遽能純乎天理。欲人去欲。而不許卽事卽物以辨驗。所謂欲者。欲人

存理而不許卽事卽物以研究所謂理者。第曰去人欲而已。存天理而已。恐知其難也。孝之理不在父。忠之理不在君。然惟吾生必有父。而後此心知孝。吾生必有君。而後此心知忠。且惟其爲父故孝以事之。若他人則不得以孝施矣。惟其爲君故忠以事之。若他人則不得以忠名矣。所當忠當孝者在君父。而知忠知孝者卽在吾心。此所謂無心外之事。無心外之理也。求之父。求之君。卽所以求此心。所謂存內外之道也。今必曰求之心。不求之君父。則君父爲外矣。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矣。夫子語仲弓。但曰出門宜如何。使民宜如何。不聞曰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出門卽仁。發之使民卽仁也。語樊遲曰。居處宜如何。執事宜如何。與人宜如何。不聞曰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居處卽恭。發之執事卽敬。發之與人卽忠也。語顏淵曰。視聽當如何。言動當如何。不聞曰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視聽卽無非禮。發之言動卽無非禮也。王子之言。何多現成而不切實也。且權能稱物。度能量物。而物亦自有輕重長短之不可誣。使權之輕重與物之輕重不符。度之長短與物之長短不合。勢必參互考驗以正之。不得執權度而抑物以從我也。卽心爲理而不卽物以求理。恐不虛不公。自私自用之弊。必不免矣。

鄭朝朔問至善。亦有須從事物上求者。如事親如何爲溫清之節。如何爲奉養之宜。須求是當。方是至善。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何用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學問思辨。不免於毫釐千里之謬。若只是那些儀節是當。卽如今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亦可謂之至善矣。

溫清奉養。皆要此心純乎天理。不然。卽爲扮戲之溫清奉養。此語真切可警。夫貌是而心非者。但此誠意之事。默然內省。同一溫清奉養。而此心誠否。迥然千里之別。此慎獨所以爲要也。若學問思辨。正講明儀節以求此心之安者。

又云。此心若純乎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自要去求箇清的道理。

此言是矣。但因心之誠。自然知寒知熱者。自誠而明也。聖人如是。恆人亦或有之。而不能皆然也。古人所留儀節。吾人懵然不知。蠱鄙疏忽者何限。惟考求前言往行。一一觸動我心。方始惻然。而思孝者自明。而誠學者事也。人固有茫然不知何爲天理。而示以天理當爲之事。亦欣欣有當於心者。天理無處不存。流行充滿。觸處昭著。由誠心而生儀節者。此理由儀節而動誠心者。亦此理。刺首血見。刺足而血亦見。無彼此無內外者。道體本然也。故聖人教人下學卽物求理。多聞多見。自能漸達於本心者。百不失一。蓋資質不同。雖不悟本心。爲人矩度自在也。若先語以求心。未有不驕矜自大者。欲其虛心遜志。從事於學問。思辨也難矣。況其聰明足以拒諫。才氣足以有爲。方將震懾天下而奔走之。安望其能自反乎。若不善會扮戲之喻。勢必舉禮儀威儀三千三百。盡等於戲場。三綱五常。禮樂刑政。盡付之游戲。老莊以爲糟粕。釋家以爲幻影。皆此見也。無惑乎陽明之教。流至萬歷。舉世化爲佛老。雜霸而不可救止也。

新 華 書 局 出 版

王學質疑卷之二

致知格物

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又曰。格如格君心之格。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卽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卽是窮理。天理卽是明德。存天理卽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卽心之良知更無障礙。便是致其知。致則意誠。

愚按去不正以全其正。仍然誠意事也。以存天理爲窮理。使辨別未真。將以何者爲天理。所存皆私意耳。用好銀者。誠也。識銀色者。知也。顧銀色之參雜詭異。日新月巧。非一一辨驗。積累功深。不能識也。若者行於何所。若者造以何術。驗之以何據。試之以何方。吾曰九二。斷不得移之九三。吾曰九八。斷不能移之九九。窮至此理如此。方爲識銀色。方得好銀用矣。今日吾目本明。致明於銀。去其障明者。以全其明。卽所用皆好銀矣。不幾爲戲語乎。治病者誠也。識病原者知也。顧證候之變。脈理之微。千狀萬態。古今方書之異同。藥性製煉之得失。手不勝書。口不勝述。非一一辨驗。積累功深。不能識也。若者可治必